

不老时光

我的年轻朋友们

◆ 杨 株 光

我年过五旬，由于我的工作搞销售的，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年轻朋友，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是刚年过不惑的，小陈是一个电气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他年轻英俊思路敏捷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离开国企，自己创办电气公司，现在公司的年销售已达千万元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，用他的话说，市场虽然竞争十分激烈，但关键靠公司的产品质量过硬，价格在市场上有竞争力，在销售市场多交一些有关方面的朋友，在当前震荡较大的股市中他还是一位高手。他在股市操作中，首选优质股票，观测股市行情，分析个股走势。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他在股市多次获利，资金从十余万变为百余万元。真是不容易啊。市场挣钱靠的是人品和智商。

我的另一位年轻朋友小赵是一位三十而立的外地青年，他英俊潇洒、谈吐不凡。前几年他和他的父母亲刚从江苏扬州来到上海，在创业中他有自信，有决心把自己当作新上海人。他说，上海有他的立脚之地，每一天呼吸着上海的新鲜空气，每一天看到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。他要与时俱进，他在上海浦东开办了完美保健品专卖店，他的父母亲全力支持他的事业。他到上海后，不断接触上海各个方面的人，了解上海的风土人情，了解各层次人的保健品需要，使自己的事业有所发展，走向成功。在去年十月召开完美专卖店一周年大会上，小赵生动地介绍了完美一家人从事保健品事业、从艰难困苦到走向成功的故事，赢得在坐500余位同行的阵阵掌声。

我还有一位年轻朋友小柳，是刚从哈尔滨工大毕业的学生。毕业后他选择了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发展，他应聘在一家私营公司搞销售，在走访同济大学设计院时我们相遇交友。小柳来自山东的农村，他家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农村，他父母亲能培养出一个名牌大学生是不容易的，为此他决心到上海来发展回报培养他的父母亲。而且他选择了销售这一行，他认为销售是提高人的总体素质的事业，他在销售工作中兢兢业业，经常走访设计院，走访工地用户，不畏艰难，与用户交朋友，在销售中他愿意走千山万水，讲千言万语，去争取一张订单，经过他的不断努力，现在他已有不少项目信息和报价，还交了不少有关方面的朋友。

俗话说：后生可畏。现在的年轻人朝气蓬勃，有学历、智商高，只要拼搏奋斗，成功属于他们。真如毛主席所说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。”未来的世界是年轻朋友们的，未来的成功是年轻朋友的，我们这代人应当支持年轻朋友们的事业。

父亲母亲

我去一位初中小朋友家家教已快一年了，可从没见过过她的爸爸。是不是单亲家庭？我有一种莫名的联想与同情。那天去家教，第一次看到小朋友的爸爸，他回家，然后打开女儿的房间门看了一眼，朝我点点头，又关上门。这样一个动作，想来很平常，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昨天特别地高兴，甚至于睡不着觉地高兴。我终于能确定这个小朋友也是个幸福的小朋友。一直都没敢问她的爸爸为什么从来见不到，是我多虑了。

那是一个洋溢着父爱的动作，在我看来。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突然感情这么丰富。我问，是你爸爸？她说是啊，脸上带着一股理所当然的不屑。大概平常的我也是这个样子的不屑吧。我问完这句话就收到爸爸的短消息说来接我，已经到楼下了。那个时候我哭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就是控制不住地想哭。就是

我儿我女

儿子十四岁了。十四岁的生日是学校给过的，他们整个年级去浏河一个上海青少年教育基地：“点燃青春的火焰”。去浏河之前几天，儿子异常兴奋，也异常乖巧，回到家就打开书包，很自觉地做起作业，做好作业就坐到钢琴前，荒废许久的钢琴又被他打开了，原来班级有一个合唱节目要他伴奏呢。

儿子，你十四岁了，开始从少年走向青年，青春的火焰已经点燃，很为你高兴，也很为你激动，禁不住想对你说上几句。儿子，你也是很聪明的，这并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偏爱，几乎教过你的老师都这样说过。记得还在小学一年级学小提琴时，你的小提琴老师就对我说，你领悟力很好，同一个问题从不会第二次出错。教你画画的老师，教

她的爸爸，我的爸爸

◆ 吴笛

说，我今天特别高兴。他们说，真难得，为什么啊。我说，因为我看到小朋友的爸爸了。他们很奇怪。说，真是小孩子，这也值得“特别高兴”？不过我觉得昨天他们都因为我的特别高兴而特别高兴。

晚上我在搞文艺部的一个文件，搞得很晚，因为我以为今天不会有时间开电脑了，而回到学校又没有办法上网，就没办法把搞好的文件发掉了。于是搞到了很晚。爸爸来催了好几次，从空调间的被窝里钻出来跑到书房里说，明天要早起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。催了好几次。我说，你怎么那么烦啊。然后爸爸就不再来了。我现在很后悔，其实之前我就知道不应该说，但是就是脱口而出。爸爸现在大概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，不过我想，我大概要记一辈子。我不想记住这些东西，记起来总是伤感，总

儿子十四岁了

◆ 魏福春

来，紧紧抱着我说爸爸我不疼，放了他吧！

儿子，你身上有许多优点，这毋庸置疑，我自然为你自豪，不可否认的是缺点也是明显的。也许是爸爸妈妈太爱你、宠你了，这么多年来，饭没要你烧过，地没让你扫过，你换洗的衣物也没劳过你的手，家里的任何一件事情从不要你操心。我们一直在想，你现在的主要事情是读书，而读书确实是很累人的，我们理应尽可能地给你减负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时间久了，难免滋长了你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习惯，比如说你做功课的速度越来越慢了，这完全是不应该的，因为你常常题目也没看清楚就做了，你还常常会把答案抄错，每次你都说检查过了，你许多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消耗在订正上。又比如说你脾气渐渐大了起来，不入耳的话要么火冒三丈地反击，要么两手捂住耳朵不听。还比如说你不太懂得珍惜了，一本簿子时常是写几页便换了，水笔是写不顺手就要换，一个月要用去多少支水笔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们更为焦急的是，你不太珍惜老师的付出，你想想，教过你的老师哪一位不是尽心尽力，精心培育着你？中午不休息为你答疑解惑，放学了，老师也不急着回去，把你的作业批好，看看你的备忘录抄好了没有，你经常上课不记笔记，甚至于连备忘录也懒得抄！或许你认为这都是小事，可好习惯的养成，就是从这点点滴滴琐碎琐碎开始的。

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定烦了吧，爸爸对你说声对不起。爸爸其实不该说什么的，你在爸爸眼里一直是个有礼貌、懂事情的好孩子，爸爸只是想，在你跨向青春这道坎时，你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，也应该树立更远大的志向。

隔代亲

去年学校放暑假后的一天傍晚，我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外孙女一起在后院里乘凉。我把外孙女拉到怀里，向她提出了一个好久前就想提出的要求，央求她做我的小老师。外孙女惊诧地瞪着大眼睛问我：“外婆都60多岁的人了，还想当学生吗？您想学什么？”我向外孙女解释说：我经常要参加社区活动或外出参观学习，与人交流，都得讲普通话；去外地旅游购物、问讯，也都得讲普通话；特别是一些要通过电话与有关部门或办事人员进行联系、沟通、咨询等事宜更需讲普通话，因为普通话讲得不好，时常闹出笑话和发生交流困难，因此想请你教我普通话。外孙女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而且大模大样地当起老师来。

上第一堂课，小老师走上讲台，有些拘束。但一看我端坐台下，一副认真的学生样，便清了清嗓子，很快镇定下来。她在黑板上写下“aoe”三个元音字母，然后用小棒指着，一遍又一遍地教，接着又仔细地讲解了发音的要领，书写方法，再放了几遍录音。我不敢懈怠，跟着外孙女的指挥棒转……在小老师有条不紊的“教导”下，一个假期过去了，我居然能用普通话和外孙女对话了，并顺利地通过了小老师的口试和笔试。

我拿出300元给外孙女作“家教费”，外孙女诙谐地婉拒说：“我这是‘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’，按国家规定，不能收费。”外孙女喜欢美术，最后我给她买了一套精美的画板和画笔，并声明这是给她的生日礼物，不是“劳务费”，她才高兴地收下了。

外孙女拒收『家教费』

◆ 钟 颖

小区即景
夏培德 画

我的家族

89岁高龄的丈母娘自2005年10月骨折，至今一直卧床不起。

面对卧床不起的丈母娘，我心生同情。丈母娘于旧社会医科大学毕业，毕业后即在医院工作，后任医院副院长。1957年反右斗争，因受刺激，退职回家养病，渐有好转。“文革”又受冲击，自此再没恢复过来。而今又卧床不起，只得躺着打发残剩的晚年岁月……丈母娘以前不能自制，常自言自语直叫唤，现却成老年痴呆，话也不会说了。她如今真正是“返老还童”，只会叫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等仅有的几个词语。反右那场斗争，改变了

面对卧床不起的丈母娘

◆ 施利范

丈母娘几十年的命运，真是可怜又可叹，令人同情。

面对卧床不起的丈母娘，我有时会有怨气。妻有兄弟姐妹多人，但丈人去逝十多年来，唯小姨子曾接丈母娘去照顾外，其余时间均由我们服侍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丈母娘脑子糊涂，多年来给我们增添不少烦恼。其三，丈母娘骨折后，曾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建议卧床静养。如今骨头虽早已接好，却仍不能起床行走。丈母娘卧床一年多，一日三餐要人喂。她不肯吃饭，吃到饭就吐。只能喝粥，粥里放的菜须切碎，否则也要吐。大小便要人

弄。妻每日早晚二次为丈母娘换尿布，换时还要为她热水擦身。大便前服果导或用开塞露，但有时大便仍难排出，妻还得用手抠出来。妻还随时留心丈母娘身上是否长褥疮，一旦出现，妻及时予以治疗。此外，妻还为她经常换洗衣服和勤晒被子，当然，妻还得当心她患病……妻有时去外地开会，换尿布擦身的事就由我来承担，说实话，有时怨气忍不住就会生出来。

然而，面对卧床不起的丈母娘，我明白赡养她的义务与责任。我曾向妻提出送丈母娘去养老院或康复

医院，妻回答道：“这样的老人恐怕不会收。倘若收下，也可能活不久长。再说，我也实在有些舍不得。”其实，我主要担心妻的身体。她瘦弱多病，长年患有高血压、关节炎，且心脏也不好，其他小毛病也时有发生，故我担忧她力不胜任。然妻如此说，我也只得作罢。“百事孝为先”，妻的孝心确实有口皆碑，难能可贵。我应与她“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”，支持她的决定，为她分忧，一如既往地共同挑起赡养丈母娘的重任，尽己所能，将赡养丈母娘的事进行下去。